

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驭灵之道

喋血天下

驭灵百态，爱欲纠结，残酷喋血世界，
依旧有善爱温情的光芒……

下卷

当木当泽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驭灵记

喋血天下

下卷

当木当泽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 北京 ·

第四十六章

归程路漫漫

玉带山一战结束后，倾绝接连几日都忙于与郑陨义的和谈，而小白的日子则过得相当清闲。她原本就是一个心思简单的人，不用担心驭灵，不用担心打仗，也不用担心相公再度失踪，需要她专注的事都已解决，她的身心便完全放松了下来。除了和凌破摆弄摆弄什么器门、心门之类的，她就再也无事可干了。

凌破对倾绝所做的事没兴趣，对他而言，这些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或者盟议比不上小白的一根头发。于是，他便带着小白纵情山水。玉带山绵长坡缓，风景秀丽，即便是入冬时节，一些谷地依旧葱郁。小白站在山巅，完全放开了心胸，她极目远望，看云海生波，浮光万里。自然以它的生花妙笔勾勒出如此壮阔的山河画卷，让人的心灵得到陶冶和释放。站得高，看得远，有人因此而更加贪婪，有人因此而通达。人心的两面性，本就不是该用错或者对来诠释。

和谈结束之后，漠原重开关门，关城不再禁封。生于此的百姓早已经习惯了不时的战火纷争，因此很快恢复了以往的生活。三关重新划分，明确了归属之后，倾绝便带着小白启程回凌佩。他们进雄域关，之后开始转道向西南。过了关门山，便看到三绝关。这雁翅状的雄伟关门如风翼一般飞扬在关门山后，从这里过去，才算真正进入了凌佩境地。过了关门山，道路逐渐宽广起来。刘宗尧将他们一路送出三绝关后，便

返回守地。

刘宗尧走后，倾绝换了八骑大车，坐得更加平稳舒适，沿途派先行使快马逐站相报，各州府的官员便站站衔接。倾绝沿途会见北关的官员，偶尔还会应付一下官员宴邀，因此，每到一地便会逗留两到三日。这样算下来，到京城估计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他这般安排，云宁扬几人觉得奇怪，但并不发问。此时的倾绝已经不再是一个驭者，而是凌佩昭平王，他如此缓进必然有他的原因，他们正好也落得个清闲。

倾绝显得不急不徐，他几乎在用一切空余的时间来睡觉。开始的时候，小白觉得他是太累了，因为这些日子他睡得非常少，但渐渐对他这种诡异的嗜睡有些忧心忡忡起来。就像是昨天，在袞州千行府邸所设的迎宴上，他是坐在首座上的，下面还是歌舞升平，他这边却已经睡过去了！本来小白是不想参加的，但千行令一再说是家宴，连同自己的夫人也带出来了，她才跟着一起去。她坐在倾绝旁边，看他歪在那儿闭着眼，他的姿势很是隐蔽，所以底下的人全都没发觉。但小白知道他睡着了，他连气罩都散了，结果害得她担心了一晚上，老怕他一下坐不稳滑到椅子下头去，或者一脑袋砸进面前的菜上，闹出大笑话来。

而现在，他又睡着了。马车出了袞州，向西往平州去。这一路都是平川，出了州府，官道一直连到各县，车驾行得又慢，所以几乎是感觉不到任何的颠簸。他本来是要教她认字的，结果她还没写几个字就看他又歪着了。从返京到现在已经快十天了，连续十天都是这样，小白越来越担心了。她知道他有伤，但偏是那伤是她瞧不见的，他也不肯告诉她他究竟遭受过怎样的酷刑，这般恹恹的表情在她看来就是在压抑痛苦。

小白看着他阖目的样子，再写不下去一个字，搁下笔，悄悄地站起身就往车门那里走。凌破这几天老让云宁扬扯到身边，而她也无法自如地做到开心门。她怕她引了气让他察觉，便拎了裙，慢慢往车门口挪。

“还没写完又偷懒？”小白人还没到门口，倾绝懒洋洋的声音已经在身后响起。她怔了一下，回头看他已经换了一个姿势，整个人都快趴进垫子堆里了。他没抬头，一只手却向着她伸出来：“过来坐下，哪也不许去。”

“找……找宁扬过来看看吧。”小白顿了一下，嗫嚅道。

“看什么？快点过来。”倾绝的手在空中做了一个抓握的动作，轻哼着，“快点，别让我起来拎你。”

小白喉咙里咕咚了一下，还是乖乖走了回去。她跪坐在他面前的软垫上，伸手去握他扬在半空的手。倾绝反手握住她，一使力便把她也带到软软的垫堆里。他一把搂了她的腰，把她挤到自己的身侧：“不想写字就陪我躺一会儿吧。反正晚上才能到平州境呢。”

“你别忍了，让他给你看看也不丢人。”小白吸了吸鼻子，还是准备说服他。他永远是一副淡定的样子，就算当初在围场，突然遭袭，也没表现出太多的惊慌失措来。除了有时跟她聊天的时候，倒是会现出一些夸张的表情。其他时候的他总是近乎漠然的平静样子，这让她惴惴不安。他再这样一路睡下去，延误了就医，也许就真的来不及了。一想到这里，她也顾不得其他，挣扎着就要爬起来。

“好端端的看我干什么？”倾绝伸手摁住她，“别乱动，要不一会儿让你下不了车。”他哼着，不意外地感觉到她明显僵了一下，老实了。

“我没病，我现在感觉好得不得了。你别瞎操心。”他一翻身把她挟到里面躺着，闭着眼轻轻说。

“那你怎么天天睡觉？”她缩在那不敢看他，只顾盯着他胸前的盘扣。

“是你让我天天睡觉的。”倾绝温柔地笑着，又伸手去摸她的脸颊，“你在我身边，我就觉得很安心，很平静，做事情有效率，想事情也条理清楚。”

“呃？”她不明白这跟天天睡觉有什么关系。

“狼一生都无法真正入眠，是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是让它们绝对放心的。它们会把耳朵贴着地，把最脆弱的腹部藏到身下，即使入睡，依旧保持极高的警惕。特别是当它们受伤之后，就会异常敏感，一点点细小的动静，都足以激怒它们，这种神经紧绷会一直持续到死。”他贴紧她，“我之前的二十多年，基本上就处在这样的状态。不过你来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安心多了。在蚌谷的几个月，我都睡不着，身体很虚弱，精神得不到舒缓，所以现在，我抓紧时间尽量休整。回去之后，还有很

多事等我们去做。”他半梦半醒的喃语让她动容。

她又好奇起来，忍不住问他：“那……你怎么还要去参加宴会？好不容易歇了，就多睡一会呀。咱们快快回去了，回家不就可以好好睡了？”

倾绝微扬着眉：“官场的事，跟驭灵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只不过，你需要控制的不是你的法血，而是别人的心。这些外派武将虽都是我的亲党，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，我失踪了这么久，他们难保心中各有盘算。我一路慢行回去，将朝中的事情侧听一些，也好打算。我们也算有时间可以好好休息，若是急忙回去，发现时势大变，再回头找这些人，估计已经来不及。”

“哦。”小白听了个一知半解，但他此时平缓的心跳让她安心。驭灵就已经让她手忙脚乱，驭人对她而言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她一向都只接收她可以听懂的部分，他说他没有病，没有隐藏的重伤隐瞒她，也没有强忍身体的痛苦，那她便相信，便放心。

“那你睡吧，我不打扰你。”她轻声说，一边还伸手轻轻拍着他。

“你只要在我身边，不管你弄出多大动静来，对我而言，都不是打扰。”倾绝握住她的手，十指交叉，掌心相贴，“不管我是睡着还是醒了，都觉得很放松。”

小白不再出声，但倾绝心底那重生的根已经抽出嫩芽，摇摇曳曳地滋长，甚至已经有了细小的花蕾，让他可以嗅到包裹在未绽开的花瓣下的芬芳。她一点一滴的变化让他狂喜。

若是以往，他就算这般睡上一年，她也不见得相问。那时她不敢，她把他当成冠上夫君称谓的主子，根本不敢过问他任何事。后来有些改变了，会牵挂他，会在意他的喜好。但她在做任何事之前，依旧会征求他的意见，或者说，是得到他允许的命令。但是现在，她不但会牵挂他，会过问他，而且，她还会做一些决定，比如，趁他睡了去找宁扬来看他，因为她觉得他这般嗜睡极为不正常，她觉得他是因为好面子而不肯说出身体的痛楚，她想找一个折中的办法，既维护了他的尊严，又可以医治他的伤患。她猜的不见得对，她做事不见得妥当，但至少她的这份情怀给了他情感上的安慰，照亮了他曾经认为一生都无法再出现光亮

的阴暗。

倾绝柔声道：“我们这回要在京里过年了，估计还要在京里过完十五。不知道浅芳阁里的梅能不能开到我们回去。”他看着她发上的花簪，这几支还是在漠原打的，都是很素净的单朵梅花，也谈不上精致，但她很是喜欢，一直都戴着。他不知道昭平王府现在怎么样了，这几个月变数不会小。这次不同以往，他不是外出公干，而是失踪。失踪，意味有永远找不回来的可能，也就意味着他这一党有永远无法翻身的可能。如果杜劲轩在这几个月被扳倒，他的王府也极有可能被查抄，甚至在王府查抄之前，他的那些奴才会挟带私逃。

他一路慢行回去，自然有他的筹谋。北部边关的官员还是对他毕恭毕敬，对他失踪一事也闭口不提。他知道，他们就算有所摇摆，也不会这么快，局势明朗之前，谁也不想当那个反复无常的小人。他也逐渐了解到南关北关的战乱倒是无形之中帮了他一把，政局因此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大部分的权柄依旧在他的死党杜劲轩手中。因为战事频急，守将皆是他曾经委任的，此时若有大范围调配不利军情。但杜劲轩此时一定不会太好过，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出错，多少只手想揪住他的小辫子。如果倾绝这次真是一去不返，或许他们就会先拿这个失踪不归的昭平王开刀，可能已经做了也不一定。

他们到达平州境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来迎接的除了平州行令袁展平之外，还有杜劲轩。杜劲轩来到这里，倾绝并不意外，但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刘波也来了！

刘波在杜劲轩后面的随行队伍里，一直巴巴地跟着他们的车，也没机会让他说话。倾绝目不斜视，也瞧不出他有什么表情。倒是小白掀了帘子瞧见刘波，一脸激动。但车下一堆的官员，她哪敢随便撒欢。倾绝在正门府衙下了车，跟杜劲轩几个进去了，而小白则一直留在车上，任他们往后门拉去。后门通着内堂，袁展平早把家里的女人唤出来伺候，在这里等小白出来。小白下了车，看到一个珠环翠绕的少妇扶着个小丫头盈盈而立。边上还站着好几个娇俏女子。她知道她们肯定是袁展平的夫人和姬妾们，这阵仗她在袁州已经见识过了，便由着迎过来的小丫头搀下了车，相互施了礼，任她们陪着入了内院。

袁夫人亲自挽着小白的臂，沿着后院花石甬道向内慢行：“寒舍粗陋，有怠慢的地方还请王妃莫怪才是。前儿得了信儿，说王妃要过来，忙打扫了一个院子，特别挑了几个爽利的小丫头给王妃使，一会儿要是少了什么，王妃就跟奴家讲。”她满脸堆笑着说。她的相公在王爷手下讨生活，谨小慎微，生怕行差踏错，每年趁着述职是可以见上王爷一面，但哪有这次拍马屁的机会好。把他们伺候舒服了，青云路上也会少点荆棘。

小白可端不了那种架子，只顾跟着袁夫人挪碎步，她说什么，便点点头，报以微笑。袁夫人也瞧不出小白满意不满意，心下也有些不安起来。没一会儿，她们已经到了正院拱门处。所谓的扫个院子，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主室腾出来给小白住。

刘波早已悄悄脱了队，和几个从王府里带出来的小厮候在院边上。他是昭平王的家奴，里院的人也不敢拦他，加之这里已经腾出来给了王爷王妃，所以不但没人拦他，边上石桌上还放了点心和茶供他食饮。他一直也没顾上坐，只顾眼巴巴地瞅着，远远见小白跟一堆女人行了过来，身子一软，便跪倒在了地上：“王妃，奴才……奴才给王妃请安了！”

“刘大叔。”小白见了刘波，眼底也是一酸。一时也顾不得其他，甩开手便向着刘波跑了过去，伸手就要拉他，“刘大叔，我很想你们啊！”

“王妃，您可折煞奴才了！”刘波不敢抬头，伸着臂让她扶着，慢慢站了起来。“我很想你们啊”，这句话却听他心暖非常，好像这些日子的奔波，前几个月的劳碌都得到了回报。

小白这边还没开口，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。一个急惶的身影顺着花荫林道一下跌到她的面前，小白的眼泪再忍不住滴落了下来，是菊姐姐啊！灿菊急头白脸地跑过来，脚步踉跄得差点踩着裙子。小白几步迎过去，忽然一把抱住灿菊急欲跪倒的身子：“菊姐姐，菊姐姐，呵呵呵！”

看到小白雀跃的样子，刘波原本想斥责灿菊的话全给噙了回去。他怔怔地看着小白抱着灿菊又叫又跳的样子，像个孩子般，她那高兴的模

样仿佛是亲人的久别重逢！

“主子，可想死我了！”眼泪从灿菊原本红红的眼圈落了下来，紧紧抱住了小白细瘦的身躯，一时把规矩全给扔到脑后头。

灿菊跟着刘波昨天到的，这几月里，她担心小白竟然胜过自己。中秋之后，倾绝和小白都没回来，刘波对府里的人说王爷带着王妃巡边去了。她没什么机会出府，但后来听二门那边小厮悄悄在传，说围场让人给炸了，王爷跟王妃让贼人给掳了去了，她当时就有些慌了。后来得了机会上了趟街，才知外头都传疯了，说王爷跟王妃都被炸死了！她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以后怎么办，她更多的竟然是担心小白，她根本不能相信他们就这么炸死了。

又过了一个多月，王府渐渐有些躁动了。有人偷偷带着东西跑了，刘波抓着过一个，当着府里人的面给处置了。面上大家都不敢有什么，但都惶惶不安了起来。王爷要是真的死了，王府自然是保不住了，不管朝廷派了哪个官员来接收，结果都是未可知。本来他们这些当奴才的是无所谓，易主就易主吧。但这些年王爷太霸道，要是朝廷追究起来，死人不能处置，为了小心，怕奴才们传出什么，定是一起全收拾了，以前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。所以，逃跑的人渐渐多了，特别是那些后来入府的，无家无口的，至于一家子都是给王爷做家奴的，也有偷了东西出去卖，偷偷到外头置地的。就连芍药也跑了。她老子娘都是府里的管事，以采买的借口，拿了府银逃了，临走的时候跟谁都没说。甚至平日里与她亲厚的她们几个，她也一个字没提。她一走，明霜和烟雨也有些动摇，生怕有什么风云突变，她们小命难全。

这种情况持续了一阵子，刘波认为事态严重，就向铁近营管文务的莫大人报告，莫大人领了铁近营的兵，把王府给封得如个铁桶般严实。这下府里的人更是确定了猜测，那些原本游移不定没走的也开始怨天恨地起来。灿菊自己的老子娘没在府里当差，得了封府的信儿，把她一扔也跑了。当初他们没钱吃饭，就把她卖了几两银子救命。她进了东怀阁当大丫头，他们就在外头置房子置地，借着王府横行霸道。如今，这王爷出事还是没影儿的传闻，那边便已经丢了她逃命去了！灿菊是心冷了，忽然发现，这些年来，在她心里生了根的竟只是小白！小白清澈的

眼睛在她脑中挥之不去，她如何也不信这般好的人说没就没了。

也许是天上神佛听到了她心底的祈祷。谣言终是抵不过事实，王爷没死，王妃也没死，他们都还好好的，不过是去了北关。所以，当平海说大总管要选丫头们去迎，她头一个就报了名。她不是想去讨好讨喜，她就是想她，想死她了！

“我也好想你啊，菊姐姐。你又瘦了呢！”小白哭得泪哗哗的，抱着她，“菊姐姐，我真想你啊！”

这边追过来的明霜和烟雨也扑了过来，拉着小白哭成一团。刘波看到这番情景，一时也有些哽咽。他带人过来迎，给王爷捎些府里的消息。他看家看成这样，心里还是怕的。当初他带人去了围场，见了那场景，心下已经凉了半截。他不是没给自己打算过，只是他自小便跟单恕，单将军死了之后，便一直跟着倾绝，他们之间，既是主仆，也是亲信。这些年，倾绝是给了他不少好处，也充当了他的保护伞。忠诚这个词包含许多含义，因利益得以维系，因敬畏得以加深，因各种错综关系得以稳固。所以，王爷是他的保护伞，他也只能在这把伞底下求生存。如果王爷倒了，他也无法保全。早在很多年前，他们已经如此拴在一起。他，平海，再往上说，莫奇，莫洋，包括凌霜，都是如此。

当然也有例外——灿菊对小白的忠诚！

不过，当看到小白的表现的时候，他也不觉得意外了。小白是各色主子中最特别的一个。她不是刻意放低姿态，而是真心把你当朋友，如同现在，她把灿菊她们当成是想念了很久又重逢的亲人。真心的对待被人感受到，从而得到回应，这种因真心而生出的忠诚，可以净化晦暗！

第四十七章

所谓忠诚义

袁展平亲自带人在外院堂屋里守卫，让杜劲轩和倾绝在里屋说话。几个月不见，杜劲轩竟然生了白发，虽仍是那样鬓发不乱的齐整，衣服帽饰都是精致考究，但眉头深蹙，眼底倦容毕现：“我收到刘宗尧的信后，心下踏实了大半。这回秘密出京，朝中都打掩得很好，贤弟不用担心。”杜劲轩也顾不得寒暄，径直便说：“若是此次无战，估计为兄就不能活着来见贤弟了！当时贤弟的事情传来，愚兄一时情急，不顾其他，便前往昭平查看。皇上趁宫中疏于防范之际，与太子相见，下诏让太子监国，叔王辅政。愚兄回京后，封锁消息说贤弟巡视北关去了，行程太过匆忙，不及上奏……”杜劲轩越想越悔，端着茶盏的手开始微微发颤，“左成和顾正这两个废物，宫里禁军都是他们人，居然看不住！”

“他们便借此拿我错处，逼我回京述职，是不是如此？”倾绝看着他的表情，静静地说着，“我人不在，当然无法回京，他们便奉旨纠察，要降我职？！”

杜劲轩点头：“正是。当时谣言四起，朝中大乱。原本左丞相、武成侯、承泰郡王已经是摇摆不定，一方面怕谣言坐实，我们这股风压势不住；另一方面，又怕你真是巡边，回来就重掌大局。所以当时这件事没有议出结果。只是时间一久，东宫那边不时放消息，居然说贤弟叛国出逃。京里那帮见风使舵的，话就开始不那么中听起来。要不是当时各

地州行纷纷上表，愚兄或许也要抵挡不住。”

“他们看了折子，更是明白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要想斩草，必得慢慢行事。”倾绝浅饮了一口茶，“一网下去，看到这么多保奏，心底定是恨得咬牙切齿，巴不得我死在外头，永远别再回来。”

“亏得后来南关北关突发战乱，被漠原和缀锦两面夹击。”杜劲轩摇头，苦笑着说，“领兵之将，皆是贤弟属部。他们要抵制外乱，必不敢先办你。他们想借此拿边将的错，慢慢换上自己的亲信，削弱你的兵权，巩固自己的势力。”

“刘宗尧这次兵败，兄长借口我前去巡边，回去后他们定会问我兵败之事。”倾绝低语着。

“我把消息压和平州，还没传回京。漠原那边现在情况如何？”劲轩问道。

“他们已经退兵，我将两关奉上，并且打开三绝关让他们通商。”倾绝淡笑着。

杜劲轩一脸疑惑：“这回去该如何向朝中交代？到时反声四起，如何压服？何不刘宗尧先僵着，待贤弟回了京，再调兵马，缓了朝事也好啊？”

“哥哥不用担心，这事待日后我再详说。哥哥还是早日回京，数日不朝，恐怕又生事端。”倾绝应着。

“那南关依旧僵持，贤弟要如何做？”杜劲轩压了心底疑团，“太子前几日听了叔王的话，要亲征呢。我看他是想要你南关兵权，极力劝阻。不如贤弟绕京不入，我压了消息，先解决了南关的事如何？”

倾绝微扬了眉毛：“让他去，哥哥回去后别再阻拦他，让他亲征好了。我会让人带信给凌霜和莫奇、莫洋，让他们把我的符令交出去，随太子调兵遣将。”

杜劲轩看着他，突然明白他的用意，遂压低了声音：“这招太险了。如果他真是打了胜仗回去，再想收回符令去，可就难了。”

“他永远不会有机会打胜仗！”倾绝微微眯了眼，指尖轻动，“哥哥在朝堂上压服住，等我回去就好。”

“凌霜之前在围场受了重伤，现在还没好。我怕太子去了，对他下

手啊。”杜劲轩想了想，心下不安，“那小子后头有只老狐狸，一直藏得很深，我实在是……”

“这回不出这事，老狐狸哪会露出尾巴？这正好。”倾绝轻哼：“他不想颐养天年，非要出来搅浑水，那就趁机全清干净。兄长放心，他们只能到此为止了。”

杜劲轩看着倾绝，从他初识倾绝开始，已经深深了解到不要与这个人为敌，对他保持忠诚。而那时的他还根本不知道倾绝会异法怪力！

倾绝听刘波汇报完府里跟南关的事。府里会有人跑，他早就料到的。毕竟他若真是死了，跟他沾边的都岌岌可危。不跑的，算不得是忠诚；跑了的，也谈不上卑劣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本能而已。算起来，真正可以忽略这种本能的，唯有小白！唯有她，是不会去权衡利益的，所以，格外的珍贵。

“灿菊她们也让你给带过来了？”倾绝坐在花厅里。袁展平本想设个宴，但杜劲轩着急走，几人草草吃了便散了。云宁扬几个住在外院，凌破需要调节血气，鬼目灼需要静养，现在这段时间可以让他们充分休养生息。他由着小白一直跟灿菊几个待着。

刘波诺诺应着：“当初接了信，老奴本想快马前去迎。但跟平海商量了一下，王妃跟在您身边，总得有几个人伺候比较好，外头现买，总不及家里带出来的尽心，所以，就给带出来了。不曾想倒招着主子哭了一鼻子，实在是……”

“她那是瞧见你们高兴。”倾绝微微牵了唇角，看不出他任何的情绪，“这回到了京里，让灿菊几个陪着她待一阵子。”

“是，老奴记下了。”刘波点头应着，看看天色，轻声说，“王爷，夜深了。早些安置吧？”

“不忙。”倾绝侧眼看着游廊尽头的屋子，那里还亮着灯。他伸手指指边上的椅子，“刘波，你陪我喝两杯吧？”

“这……这怎么使得？”刘波浑身颤了一下，低垂着头，“老奴……”

“这些年来，你一直为我打理府中诸多事宜，恪尽职责，任劳任怨。若没有你跟平海在家中替我照管。我也无法安心在外。刘波，我敬

你！”倾绝说着，便执壶斟满了酒杯。

刘波惊得一下跪倒地下，双手撑地：“王爷，王爷这般，老奴愧不敢当！”刘波一时哽了嗓子说，“老奴辜负了王爷，没有看好王府，让那帮狗奴才们挟带私逃，老奴该死！”他浑身颤抖，泪落了下来，“王爷，老奴自小跟着单将军，而后又跟了王爷。王爷一向不薄待下人，为老奴找到失散多年的兄弟。老奴一早已经发誓，一生都为王爷效力。当初王爷出事的时候，老奴承认，老奴也怕过。但现在听了王爷说这番话，老奴真是……”

倾绝向刘波伸出了手中的杯：“怕是正常的，不怕才奇怪，我并未怪你。我曾经说过，你跟了我，定会荣华富贵，享之不尽，但同样也要刀头舔血，不知何时便会身首异处。因为我走的，本就是一条难行的悬崖之路。”

“老奴可以做的，微不足道。但老奴依旧如初，决不言悔。”说完这话，刘波颤抖着手接过倾绝递来的杯子，“谢王爷赏！”然后，和着眼泪，一饮而尽。

刘波是个聪明人，明白王爷的意思。他不过是管家，没有资格与王爷良辰对月。并不是说他的身份，而是他的价值远到不了这一步。王爷这般和颜悦色地斟酒，是对他当时动摇之下依旧留下的奖赏。同样，也是对他的提醒。他选择了荣华富贵，王爷已经给了，银货两讫，他的命不再是自己的了。

王爷是一个细察入微的人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王爷一眼即明。他知道这件事是瞒不了的，不如早些过来认了。

“你对我也实在很了解。不过，以后不要把她当成你们的挡箭牌！”倾绝站起身来，除了上朝议事之外，他从不自称本王。称呼对他而言，根本毫无意义。当他找到别人的弱点的时候，就根本不需要称呼来确立自己的威信。

刘波整个已经软倒在地，除了拼命点头。再发不出半点声音。王爷是可以看出来的，他没指望能瞒过去。但王爷亲口说出来，就表明，利用王妃当保命符，这是最后一次。

倾绝慢慢往小白所在房间方向走。此时夜寒彻骨，让他格外清醒。

拿了他的钱，签了卖身契，就是他的狗，用钱可以买到的忠诚，对他而言，不值得他珍惜。既然银货两讫，就该把命留下。他可以理解逃跑自保而已，但是，既然已经把命卖给他，就表示已经放弃了自保的权利，那么再逃跑，他就不能接受！命都是命，谁也不比谁高贵。不过既然把命卖了，就不再属于自己。想再收回来，也不能够了，因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买卖！

倾绝远远看着灿菊几个从屋里出来，想来是看夜深，不敢多聊，让小白先睡下了。她们正待往这边走，见他轻轻摆了摆手。便都轻轻躬了下身，悄悄从偏道往夹屋里去了。

烛光照得屋里有些昏黄。倾绝轻轻推了门，左右扫了一眼，便穿过堂向卧房的位置去。卧房设了门，虚掩着，小白正歪在床上，学他一样支着肘看窗外的残月，这动作让他有些微微发笑。

“发什么呆呢？”倾绝慢慢走过去，站定在床边。顺着她的目光看向窗外，透过窗纱，月影朦胧，发出淡淡的光晕。他一边换衣服一边轻笑。

小白喃喃低语：“菊姐姐说，她爹娘把她扔下跑掉了。她哭了半天。”

“她被人多扔几次，就会习惯了。”倾绝丢下手里的外袍，伸手把她抱起来，淡淡说着。

小白转头看着他，忽然说：“我不会扔下你。”她黑黑的眼睛此时带着闪亮的光，有如看到他内心最深处的地方一般。

“嗯。”他揽过她，他当然知道，她早已经向他证明了。

小白没再说话，他看着她微肿的眼，知道她刚刚定是陪着痛哭流涕了一场：“你没安慰她一下？”他突然好奇起来，看她一脸怅然的样子，想知道她刚说了什么。

小白一听他问，眼底又有点酸胀：“我好像说错话了。她说她爹娘带着她的弟弟跑了，临走的时候还托人管她要钱。我就说，她弟弟还小呢，她爹娘也是想让她弟弟能过点好日子。他们走得平平安安，她心里也会很高兴的。结果她听了，哭得更厉害了。”小白说着说着掉下泪来，“我都不会安慰人的，害她更难过了。”

“是你说到她心坎里去了。”倾绝微笑着，伸手抹她的眼泪，“她是哭自己成为了亲人的弃子，但同样的，她希望他们可以平安，不会受

到她的连累。生气，失望，但同时，又有点高兴。能哭出来，至少比哭不出来强！”

她听了点头，似懂非懂，却也有些感悟。他抱着她一起躺到床上：“你永远可以用最简单的话点到别人内心深处，百试百灵。”他撩了被子裹住两人，“睡吧，咱们明天就走了。”

“嗯。”她乖乖应着，闭上眼睛。她为灿菊难过，为芍药的离开而牵挂，为她们的意外到来而欣喜，为她们的牵挂而觉得很开心，当然，也为她身边有他而觉得满足。这样生活已经让她觉得非常幸福。

“干什么让我跑腿，我不去。”凌破左手托着腮，右手指尖不耐烦地在桌上敲来敲去。他瞄一眼小白，她正坐着，眉眼不抬地盯着面前的粳米粥。

倾绝托着茶盏，早知道他不会乖乖就范：“小白。”他一边轻轻拨着盖，低声叫她。

“哦。”小白听了，马上放下碗向着凌破，“小破，去给我相公跑腿吧。”

“小白！”凌破一听，简直要跳起来。差点把小白面前的菜品全给掀了，“你，你……”

小白讪笑着看着他微微扭曲的脸：“你跑得快嘛，就去一趟吧？估计……估计我们还没到京上，你都回来了呢！”

“跑得快的又不止我一个。”凌破跷起二郎腿，指着倾绝，“他就是不想让我在这待着，他成心的。”他斜着眼，一副“瞧，让我说中了吧”的表情。

倾绝盯着面前的茶盏：“小白可以和你千里通语，有什么事，她也能传与你知。夜哥与老鬼离我太远的话，我没办法传到确实消息。所以，你和宁扬去最妥当。”他本是不想说这么多，但凌破越想越离谱，云宁扬又一副事不关己的混蛋表情，便只好再度开口。

“她操纵不熟练，通不了消息。”凌破偏过脸去不看她，一脸无赖地看着小白，“我不想去，身体里的血翻腾得厉害，我难受！”

小白一听，也无心喝粥，一脸关切地上上下下打量他：“要

不……”她话还没说完，那边凌破已经一声鬼叫，整个人让倾绝一把拎了起来。小白根本没注意倾绝是什么时候走过来的，倾绝一把扯了他就往外走：“少废话了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！”

凌破急了，但他没散灵，生在那跟倾绝较劲，满嘴又开始胡说八道起来：“小白你个没义气的，你重色轻友你！行，你就向着他是吧。回头我也找个老婆，你可别怨我顾她不顾你！”

小白听得一怔，一脸罪人的表情让凌破顿时有些后悔，马上回过脸来骂倾绝：“都是你个王八犊子，你天天对她朝打暮骂，让她瞧见你跟耗子见了猫！”凌破说得义愤填膺，那边云宁扬已经把嘴都咧开了。倾绝看凌破的嘴一张一合的，胡言乱语张嘴就来，恨不得一巴掌把他给呼散了。他还偏不散灵，就聚个人样那样跳脚乱挣，倾绝猛一使劲，一脚踢开门就把他给扔了出去。

凌破站在院里，还想破口大骂，忽然眼角的余光瞧见远远那里有人缩头缩脑，一时噤了声。他恨恨地啐了一口，不死不活地往外院那边走。刚走了没两步，忽然听后头门响，他知道是谁，但没回头：“回去陪你相公去吧，一会儿让他写好了信给我。”他有气无力地说道，忽然手心一暖，一个东西直塞到他手心里。他微怔，抬起头来看，是一个细颈的琉璃瓶子。

“我昨天趁相公不在，洗澡的时候自己放的，你带着。”凌破脑中响起小白的声音，他愣了，回眼看她。她指尖微动，却没张口，只是用黑黑的眸子看着他，“你别生我气。”说完，她扭头就往回跑。

凌破一把扯了她的手臂，将她给捞了回来：“你是笨蛋！”他回应她的心语，看着她漆黑的眼眸。

小白点点头，她知道。他看着她点头的样子，忽然笑了笑：“我也是。”他一伸手，将瓶子甩上天空，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又准确无误地落到他的手中，“你的礼物，我收下了。”说着，他又恢复了以往的意气风发，一脸的满不在乎，“回去吧，路上记得跟我聊天。”他笑着，伸出食指抵着她的额头，一股绵柔细软的风包裹着她，一圈圈带飞她的发，让她的发梢飞扬起一个绚丽的姿态。小白看着凌破飘袂的背影，幸福地笑开了颜。